

蝌蚪与龙

王兆军



蝌蚪与龙

王兆军



作家出版社

蝌蚪与龙

王兆军 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潮白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3 插页:6 字数:224千
1986年4月北京第1版 1986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7,001—12,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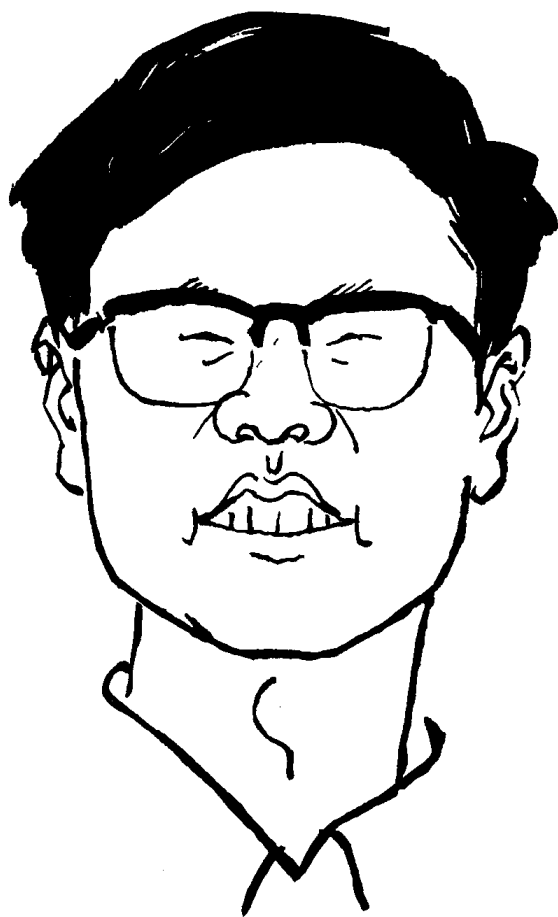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 10248·045

定价: 2.30元

出版说明

文坛时有新星升起。一批思想锐敏、艺术个性独特的青年作家，近年来创作了大量别开生面的优秀作品。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希望。为扶植新人，繁荣创作，我们特分辑出版这套均系青年作家第一部佳作的“文学新星丛书”。愿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能为文学新军的崛起和壮大，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我们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我们深信，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必将迎来一个群星灿烂的新时代。

作家出版社



王兆军漫画像

苗地作

小 传

王兆军，一九四七年生，山东临沂人。

每一位作家都隶属于他的生活领地，这不仅成为其作品的题材来源，甚至能够促成其艺术风格。王兆军在他的故乡生活了三十年，谙熟那里的现实风情、历史变迁和人物的离合悲欢。他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包括他的儿童题材作品，都是取材于沂蒙山区。他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忠实地描绘了乡村生活。

生活又改变着作家。童年的王兆军按照父母对其命运的设计，准备当一位识字的农民；只是在读大学以后才开始创作。迄今已发表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六十余篇。其中《拂晓前的葬礼》和《原野在呼唤》同时获得全国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和优秀报告文学奖。

目 录

序.....刘宾雁 1

中篇小说:

拂晓前的葬礼 9

报告文学:

原野在呼唤 227

毕竟东流去 267

短篇小说:

在水煎包子铺里 314

她从画中走出来 340

盆景 364

蝌蚪与龙 381

序

刘宾雁

八十年代初，当一些作家开始把目光从中国社会生活大海的洋面转移开来时，王兆军却潜入了海底。他的处女作、短篇《在水煎包子铺里》，从第一行文字起，就把读者引入巨大的社会变革进程；并且象他后来的许多作品一样，个人的悲欢离合总是同历史的演变紧紧交织在一起。

王兆军真正引起广泛注意，是在发表中篇《拂晓前的葬礼》以后。尚无书评，全凭口传，首都文学界很多人对它已有定评了。我也是经人推荐，初读之后便受到震撼的。小说的主人公田家祥不仅是一个前人未曾写过的有血有肉的人物，而且他本身就是和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血和肉紧紧连在一起的。我不记得有哪一部中国当代小说中写过如此有代表性的人物。也许有人会由田家祥联想到《红与黑》里的于连，但决不会在田家祥身上找到一点

“引进”的痕迹。他纯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农民；他的悲剧又只能发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田家祥所代表的社会现象，对于中国的意义也比于连之于法国要广泛重大得多。

田家祥的悲剧的意义甚至不限于中国农村。想当初，他和他的挚友吕锋所企求的，无非是一个与众人平等的地位——“在大苇塘村站着有人高，躺下有人长”而已。然而生活的逻辑竟然是：你若想不受人欺压，就必得有权欺压别人。于是，田家祥就是这样开始他艰难的攀登的。当他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以后，他没白没黑地干着，劳作着，用着自己全部的心计和全部的体力。一切被夸大一下就可以成为恶魔的东西，都向他挑战：饥饿，疲劳，严寒，酷暑，疾病，背后的中伤和当面的对抗，不可忽视的政敌和没有温暖的家庭，奸计，陷阱，同事的误解和朋友的责难……他都一个个战胜了。他终于使大苇塘村摆脱了每人口粮只有二百来斤的饥饿境地，成为公社和县里的“先进典型”。到此为止，他个人得到的是什么呢？“只有名誉”。……实际利益呢？都和别人一样：稻谷囤满而已。因而，在一些人看来，田家祥是一个“严于律己的共产党员”，“为田家祥克己奉公的无私精神所感动”。

然而不幸的是：为了取得这个业绩，田家祥必须付出的不仅仅是体力。在上级和政敌面前他必须

伪装自己，他“整天紧张得要死，一切熟人都象是敌人似的”。他必须学会一整套权术，“庄稼人的一切特点，都被他洞察得一清二楚，使用这些特点象使用筷子一样熟练。一会儿掀起一个波浪，把人们冲得东倒西歪。把无足轻重的（人）摔出去，不屑一提；留下对手，又不把对手全部剥光。一切都那么突然，又都那么通情达理……残酷装饰上了含蓄的美，竭尽全力却显出游刃有余……”为了保存自己的上升，他不得不压制和扼杀自己的爱情，甚至不惜对他所爱的人施加打击，当她的言行威胁他的权威的时候。他人生哲学中重要的一条是：“什么也不要乱说，尤其不能说心里想的。”

总之，在权力的阶梯上每一步上升，都是以人格的下降为代价的。同时，这种上升之所以可能和必须以这种手段取得，又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民同这种手段相对应：“他的意志、力量、铁一样的手段、精明的算计赢得了大苇塘村每一个成年人的赞许……这里的人已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田家祥了。……田家祥的一切本应谴责的东西全都不值一提，最苛刻的人也只是说他‘有时脾气不好’，付之一笑了。”

《拂晓前的葬礼》决不是写一个农村干部堕落的第一部小说。我记得五十年代中期苏联作家田德里雅可夫就写过一部关于一个集体农庄主席蜕化变质的中篇。写坏人包围，本人意志薄弱加上某种程度的邪念，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然而王兆军给我们讲的

却全然不是这样的故事。

在短篇《盆景》前面，作者以《世说新语》中的“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作为题词。一位法院院长左顾右盼，瞻前顾后，不敢对一个调解了两年无效的小小离婚案件作出决定。“独立”办案的一个“独”字把他给难住了。在日常生活琐事上，他也是顾虑重重，左右为难。显然，这不是由于他无能，也不是由于他把自己的智力浪费到许许多多无须费心的事情上去了。那不过是结果，而非原因。作者用了一个象征：主人公在培植盆景上苦苦下功，把一棵小松的枝桠左扭右曲以达到悦目的姿态，无意中却损害了它的主干。一位鉴赏者说：“这松，虽然下了不少功夫，但缺陷也正在这里。阴柔多于阳刚，给人以主体难立之感……。”

那田家祥呢？他倒是阳刚很足，“主体”感也很强，然而却扭曲到另一个方向上去了。他自己批评自己可以，别人一批“就不行，连劝告都不行”。

“他这个人，就是不能认错。”他成了那个大队的一霸，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和《盆景》里那位法院院长的优柔寡断一样，田家祥的刚愎自用、偏颇固执和一意孤行也是特定时代中国社会环境的产物；沿着这两种人物的足迹追寻上去，大约就不难发现，以不同方式扭曲了小松的枝条的，原来是同一只手。

一些自称“寻根”或追求“空灵”、“淡远”的

作家，瞧不起以当代现实中重大矛盾为题材的作品，鄙之为“浅层文学”。我倒觉得真正向中国社会“深层”进军的，恰是王兆军这样的作家。不知别人怎样，我是从他的作品里得到不少启示的。

一种文学的认识功能并不排除它的审美功能。我们在追踪田家祥性格的发展中，难道没有体验到审美上的满足吗？尽管《拂晓前的葬礼》在艺术上未臻完境，结构上的缺陷甚至是相当明显的，然而表现手法上的不足却并没有使这部作品丧失它的魅力。至于《盆景》，则堪称短篇小说的精品，而它艺术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靠思想的深度达到的。文学毕竟是语言和思想的艺术。

王兆军的富于洞察力的眼睛，对于中国社会变革中开始萌芽、终将拱掉导致田家祥式悲剧之根的新生社会力量，也是同样敏感的。曾经被田家祥捆绑和罚粮罚款的那个农民的儿子田永顺成长起来了。他不必再象田家祥当年那样为了争一口气而锻炼讲话等应付官场和驾驭群众的能力，也无须随人俯仰了。他甚至放弃了对田家祥复仇的念头。原因就是有一条发展自己的正路在他面前展现了。他成了一个专业户户主。田家祥对于田永顺财富迅速增长的反感，和田永顺的自信（“你看，我家这小破屋，够寒碜的吧？可我就不求情，谁也不求……照样发财，照样和县长一起对着火抽烟。咱比谁矮半截？”），同样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好兆头。

关于改革，我们已经读过许多报告文学和小说了。但我还没有看过一篇作品象《原野在呼唤》这样深刻而有力地揭示出变革过程中历史的沉渣与破土而出的萌芽之间的搏斗、新力的崛起和它对未来的召唤。“正当（烧窑专业户）魏富根生意兴隆时，那两个全国最小的干部便最大限度地使用起权力来。他们轮番来‘借钱’”，宜阳县的一个税务所长训斥个体户的妻子说：“不怕你冯电哲万元户，你有经济实力，却没有政治实力（注意！——原作者），你有一万二，我罚你一万三，非把你弄垮不可！”结果逼得冯电哲自杀（未遂）。小说《拂晓前的葬礼》中的虚构人物田永顺呼唤说：“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求情呢？向一个人求情，他不开口就搬不得一块石片片，这是开玩笑。得立个制度，关键是有个章程，什么都有章程，就好办了。”报告文学里的真人常建国说：“我得巴结所有的人，要害人物打个喷嚏都吓得我三天睡不着觉。志气如此远大，收入如此可观，但政治上又如此脆弱！怕变，怕统，怕眼红，怕记者，只是不怕自身的得与失。”作者写道：

“他多么想模糊掉那些人为的界限！部办的，省办的，县办的，大队办的，除了钞票是平等的，其它都等级森严。脱产的，半脱产的，亦工亦农的，以工代干的，八级工资，二十五级职务。打破它，过一关选一将，谁能干好谁就是好汉，怎么样？……

“他多么想聘请几位理论家，为他，为他们的以及全国的企业辩护……多么想有一部法律，将那些成功的东西肯定下来，将那些不该伸的手拉住，把那些必须办的事办好……”

我们见过何止千百篇关于经济改革的报道，写由穷变富，写扭亏为盈，写改革家和保守者，写企业管理的制度和办法……为什么竟没有一位记者或作家触一触这个与改革大业生死攸关的问题呢？

“政治和经济不应是爷孙，而应当是夫妻，可惜这样的爷爷在我们的原野上还很多，那些控制着多大地盘就把这里的每一条蚯蚓都视为已有的‘领主们’，在为所欲为地打击压制新的经济幼苗，在虐待他的‘妻子’，使她无所措手足……但历史的潮流注定了这样一个趋势：金字塔将变为草地——绿色的鲜活的承受着阳光也为自然提供财富的草地。”

说出阴影，才是对太阳最有效的赞颂，因为真实而后才能深刻。王兆军走上创作道路大不过五年，和同代作家相比，作品数量不算太多，然而留下的脚印却是深深的、引人注目的。目前，中国文坛上各种流派正在争奇斗妍，各自都有存在的理由。然而我更赞赏的却是兆军所选择的这条路。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伟大的难产可能诞生一个辉煌的婴儿”的时代，而伟大的时代期待于作家的首先是关于它的史话。中华民族正在更新她的血液。我总是不肯相信，伟大的作家会从那些远离这个造血

过程的人们中产生。

拂晓前的葬礼

题 叙

如果您自己不是、身边也没有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人，而您又对这种人有点研究兴趣的话，那么，就注意一下现在的我吧——

没读过几本政治理论书，也没搞过什么乡村工作，却想写一本关于中国农民的书！这种莫名其妙的异想天开，究竟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连我自己都记不起来了。只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自从这种魔鬼式的庸人自扰出现以后，就一天也没有离开我，而且日渐强烈地滋扰我的生活，就象一条河流，一旦产生，便越来越宽阔、丰富、奔泻不止。每天的生活又不断地给这河以支流，原先涓涓的小溪也慢慢生长出一种气势来。我与其说没有扼杀这种狂

徒才有的野心，倒不如说天天在助长它。处处留意、静观默察，悉心推敲每一句话的农民味，以野兽般贪欲的目光摄取那种只有农民才有的动作，我为此几乎到了疯癫的程度。有时因为一个细节会闹出恶作剧来——有一天，我在街上见一位老太太甩了甩宽大的袖子；用袖口罩起嘴来。记得在乡下插队时曾经见过老婆婆常以这样的形式保暖，便生了好奇心，追上去问人家：“咱城市里也这样热乎手吗？”那老太太气急败坏地训斥我：“我牙痛，怕灌风！”我还能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证明我的神经质。您千万不要笑话，我这样做毕竟也有成就：我现在可以很容易地在城市里一眼看出谁来自乡村，谁来自小城镇了，甚至可以大体猜准他们的家乡的经济情况和一部分个性特点。关于这一点，我曾经和我的同学们打过一次赌：三位农民扶着他们粗笨结实的脚踏车，在西餐馆门前商量什么事，面有得色——这可以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出来。我对我的同学说：他们要进馆，并且只喝一杯咖啡。他们果然气宇轩昂地晃进去了，然后便畏缩着各要了一杯咖啡。我又说：“他们之中至少有一个人会把咖啡喝得特别干净。”果然有一个把杯子倒竖在嘴上，还说“要是有点开水涮涮就好了”。我们都忍住笑，装着没有注意他们。他们走出门。我说，他们马上就要贬低咖啡的味道；果然他们一起说“这玩意和中药差不多”。但我预见：他们回村后会极力吹嘘咖啡的效